

認清性別語言，尊重兩性平等

曾淑貞博士
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
語文及翻譯學部高級導師

自 16 年前在悉尼 Macquarie University 的小書店內遇到 Norman Fairclough 的 *Language and Power*，從此便迷上了“語言”和“權力”之間的各種問題。

過去數十年，許多學者如 Pierre Bourdieu, Michel Foucault 和 Jurgen Habermas 等，都告訴我們，語言正透過各種文體和結構來打造各種社會意識形態，因而形成權力分布不均的情況，有學者甚至強調“語言等於權力”。這或許過份誇張了，卻也有跡可尋。

試想想，西方童話 (folktales) 如 Snow White, Cinderella 和 Sleeping Beauty，故事裏面的“好”、“壞”，都和“美”、“醜”掛勾，而故事中的女孩子又往往只能透過男人才能得到幸福。難怪有人說，這些以 children story 形式出現的文體，正在向一代又一代的小孩和說故事的人，灌輸某些權力和道德標準。再往深處想，如果 folktale 有性別歧視 (sexist)，那麼 Snow White 中強調白色皮膚是美的標準又是不是帶有“種族歧視” (racist) 的味道呢？

性別歧視語言 (sexist language) 是既有趣卻相當嚴肅的“性別問題” (gender issue)。Gender 與 sex 不完全相同。Gender 指 socially constructed 的性別，這種性別建構於人的社會角色；而 sex 是從 biologically constructed 來說的，著眼於人的生理構造。也就是說，一個男人 (male) 在骨子裏可以是個“女人” (a socially constructed female)。在一個沒有偏見的社會中，gender 和 sex 不能構成社會的 issue，但現實社會往往未能盡如人意。簡單如許多職業名詞都是 socially marked 的，諸如 secretary, teacher, nurse 等往往令人想到是個女的，而 lawyer, banker, doctor 又令人想到是個男的。筆者十多年前在澳洲居住的時候，常常在言談間用了這種 socially marked assumptions，偶或給澳洲朋友責難，情況相當尷尬。

如 20 年前，筆者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，看了論文幾頁後就極不客氣地說：Your thesis has embarrassed me! 他接著解釋：You use the pronoun “he” to refer to any teacher. But you are a woman, and you ARE a teacher! 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到甚麼是 sexist language，也學會了用 he/she 或 they 來形容某種職業，以免給人說 sexist.

Non-sexist terms 在過去二、三十年間不斷推陳出新：例如 fireman 改為 firefighter，mailman 變 mail carrier，chairman 改為 chair 或 chairperson，man-hour 轉為 working hour，policeman and police woman 一律稱為 police

officer 等等。不過，用了這些政治正確(political correct)的詞彙，難道就沒有了性別歧視這回事嗎？英語教學裏有一種聲音認為隨者女性社會、經濟地位提高，語言中的性別歧視會是過氣的、政治不正確的社會現象，所以，如果要把英語學好，就得瞭解這些文化現象，並且掌握這些新詞彙。想法雖然沒錯，但我認為更正確的態度是：要認真正視語言、性別和權力所帶出的意識問題。詞彙即使改了，歧視現象卻未消失，就如同男女社會地位尚未平等一樣。我常問學生：Is sexist language ***via*** the language or ***in*** the language?

語言充滿不平等，除了在 sexist language 可見一斑外，也可以在其他方面感受得到，如對動物、少數民族和殘障人士的修辭用語等等。這自是後話了。